





文庫 17
W110
2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
載自奉先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
起不慮

窮辭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

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

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

蘇端薛復筵



唐人詩餘為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王岐子吉慶氏寄贈

010185192330

縱橫排定
中法度升
想見得子
應身之身

哀

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
有不自知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
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
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衰氣
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
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
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歎華髮衰。通曰書。
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故玉燭寶典以正
月一日為上日。朱曰。詩我。心憂傷。怒焉如疇。

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
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
照為鮑照。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蓋武后名照。
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
唐人讀照為昭。爾洙曰。晉衛玠。
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
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
召翰守。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
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行闌。清晨陪躋

信

中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
智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
浙歷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
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
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
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道
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丈蛟欵翻盤渦折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

蛟坑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
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
豈有解詩專作
寓言使人厭見

崙崕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頽反照巉絕華
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
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
激屋梁淚下流在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
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
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

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傷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傷皆俚拙。宋玉招魂曾水我我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
 吏隱于蟻岐之陽朱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
 宅夢彌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為
 臣炊雕胡之飯朱曰謝靈運詩引領與良覲
 海賦盤渦谷轉渦烏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
 齒自秋切萃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
 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
 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
 言至尊肝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
 胡羯亦不足敵也朱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又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
 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
 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
 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
 雨行潦相逐感蒼谷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
 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泥致遠恐
 引可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礪共充塞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不更險與寄浩然
 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
 海覆漂沙坵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
 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
 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
 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黤黷浮生有蕩汨吾
 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
 不已艱險路更躡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

騎鴻鵠鄭曰雁呼回切水相擊也翁烏孔切
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爲之沉澱也泥乃計切

查與槎同礪洛罪反礪山罪反礪碑沙石也
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

江河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
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曰春秋括地象云

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泉宇記鄆州洛交
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謂潼關

也鄭曰黤千敢切黤徒十切黤謂潼關
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
入中對矣

贈高式顏夢弼曰按高適集式
顏乃適之族姪也

還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

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曾次賓王

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云以

來便為時所翳繼今視此雖近遜若山河師

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

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

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

在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

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

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

吟不見遊子還下字最痛癡女饑咬我啼畏猛

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

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

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

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

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

真

真情
一字一淚

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熯睡。喚起霑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怩滯乃定切糝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鳥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當是芳。荏蘭瓚曰荏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隣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鮑曰平陰屬河南郡。有寇則舉。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鵲鴿在原。况弟人至棠棣詩鵲鴿在原。况弟

難急

三國典略曰

侯景篡位

命歸朱雀門

其日有白頭

烏萬計集

于門樓之重

諺曰白頭烏

拂朱雀運與

吳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

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

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

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起如童謡金鞭

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

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

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

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

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

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

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

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

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忠臣之盛

隱語備盡情態。夢弼曰延秋門京城之西

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宋曰史思明傳祿山陷京師以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為賊所敗故云師曰南軍子即回紇也回紇以花位於靈武師曰南軍子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白號勞面謂披其面度示誠困也宋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而梨即勞字勞剝也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宋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五月夜

只五邊城未解上着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

憶長安

愈緩愈悲 俛仰具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

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

廣切 帷也

遣興

全首悲壯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

老夫詩

最是 真意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

攜不遂

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

悲儻歸免相失

見日敢辭遲

洛魄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

此後

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

曹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

雨謂聞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感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

年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宅人稱豪說，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

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

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

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瑄之敗

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

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

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

更望官軍至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

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

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

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

颺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

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

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瑄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

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颺色梅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
飄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
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夢來命綠樽。洙曰：世

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
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
不見朝正

使啼痕滿面垂

洙曰：鍾離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

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春望

通首悲壯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詳字。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
悲則時可知矣它
皆類此不可徧舉

憶幼子 宋曰公之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
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
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

應更多 語貴不犯。怨而不傷。狂 此離放紅

藥 五字本 想像嘖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

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青波頽師古

此離別離也此匹婢切詩有女此離紅藥桂
花也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
也洙曰牽牛織女三星世說牛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

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

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
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
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
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
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
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謂之云耳

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
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
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
岸建亭館焉洙曰南苑在曲池坊南昭陽漢
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
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
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
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劔閣在蜀時明皇西幸
尚留蜀也蘇穎濱曰大雅縣九章頌太王遷
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頌曰肆不
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
至其九章頌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
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
棄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

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若杜甫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殊曰孔巢父字弱翁兗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

留天地間鈴竿欲挑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

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其將隱也以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

君只欲苦死留兩君具富貴何如草頭露蔡

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

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

道前問信今何如其跌宕創體類自得意故

宗

只以說
活理

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勤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會言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爾夜深殿突兀

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樓暗芳玉繩

回斷絕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寺鍾殘仍殷

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如此自好修

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符藏三昧希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名趙曰陸無石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殷上聲洙曰

史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鉞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

教以自學

深意
點之
罪

似無箒明霞爛復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
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
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開情磊落奉辭還杖策暫
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
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片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
曰複重也塞拓開也狎魚斤切按字當作狎
犬吠聲也又狎與信通宋
玉九辨猛犬信信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

多字
不
以

果幽期未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到扉
開復閉撞鍾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
衰把臂有多日聞懷無愧辭要此黃鸞度結
構紫鴿下呆愚愚憶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
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惣大莊嚴寺碑云光遍水精之城
齊一作齋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
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
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
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呆
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
呆愚然一日屏也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

上集卷三

三

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

及吾身。亦自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

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

芹。天陰對圖書，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

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纒名為白氎國人取

之織以為布洙曰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

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煮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十園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

春始及第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

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人情有此蘇侯

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

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

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諠，閑慰衰老況。蒙霑

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初點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善自寬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
 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
 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軼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

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宋曰西都賦琳珉青熒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橫戶孟
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楊子龍蟠于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鄭

握節一作握
充節

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
駙馬乃虔之姪也鶴曰鄭駙馬池臺
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不吐吐然臍郿塢敗

掘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雲丹心一寸灰別離

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

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洙曰老子天

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

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熟卓素充

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

曙蘇武為漢中郎漢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

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

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為安慶

緒所弒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

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

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

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簫美

駙馬又以二阮

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夢弼曰肅宗即位

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所拜左拾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寺望朝正

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荒村歧路

滄海選
悲喜
兼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所親驚老

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

瘦辛苦賊中來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

愁思胡笳夕下待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即旦暮司隸章初覩

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

吹之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伺

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淵曰後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鬋莫不笑之或有

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使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

暉詩還觀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隸誅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喆曰氣佳哉鬱鬱

葱蔥以自悲始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開憂

者一見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裏心蘇七校前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

土集卷三

七

日

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今朝漢社

稷新數中興年。屬京兆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

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

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

得西走。詩中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

也。脫身西走語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

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

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

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

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

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

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漢運

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

鄭曰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

置

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

寓

三川嶽去金切峯魚音切山貌中興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
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
極傷時會合踈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
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

生

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

者

人多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勞問曰

無

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

色

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師曰

周

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

拾

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氛謂京師尚未

也

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州漢武

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

驄

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鮮麗稱事非繡衣

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
 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
 得無電掃此行牧遺畝風俗方再造族父領
 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
 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
 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
 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洙曰漢侍御史有繡
 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
 以河水為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
 至德元年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涼
 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
 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
 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慶
 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
 云同官東郊謂史思
 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鶴曰漢中

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

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
下却跨沙溟奮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
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
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
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
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盱食仗爾布嘉
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顛正當艱難時實
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

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
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洙曰易弦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矍
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
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
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
曰南伯謂漢中王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月
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其盱食乎注盱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
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
以侍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

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

發語怪怪深似有足望者時危異人至今弟草中來蒼然

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

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通略文字經

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

爰

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

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

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躡

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

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
輶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
處。詩如軒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彦輔
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宋曰。書西
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
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
使虜將舉黃羊。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
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
羶。蘆酒麩谷。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
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
矣。蘆蔡摩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為證
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
先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
以馬駕鼓車。宋曰。左傳。夾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
有去留。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
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
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鑿輿注鳳翔。同谷為
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抱罕陬。此邦承平日。
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
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

上集卷三

七

齊

求受詞大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
雪陰雲稠羗父豪豬鞞羗兒青兕裘吹角向
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不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
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
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孝祥

皆在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里抱
罕縣抱罕故羗侯也抱音孚本抱鼓字也太
白山在鳳翔郡縣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
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
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秦伯
曰樂錄云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
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
鬪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扶之杜生于
道周釋文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

使三十韻洙曰郭中丞英父也郭知

英父以將門
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鵬鶚乘時去，驂驪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松沙皆屬點綴和虜猶

懷惠防邊，詎敢驚。上句有風，下句傷時。古來於異域，鎮

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

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

殺氣平。空餘金枕出，無復總帷輕。如箭入昭陽至總帷

金枕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梁魚

朝共落，榆楠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

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

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圭竇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隨意描畫。取非齊說客，甘

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

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

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

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趙

西山將謂英又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燁一作炬。鶴曰：天水郡秦州也。雪山

指西山也。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趙曰：祿山反

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洙曰：文選云：上慘下驥。趙曰：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

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王子以避亂之故。

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

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

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

陵玉筵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

西有崔少府暮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筵一枚

事非也。洙曰：罕息漢書注：連闕連閣也。攬槍

釋文：妖星也。上初銜下楚耕切。記：儒有華門

圭竇注：門旁竇穿墻為竇如圭。墨子：楚王令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

齊軍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

下守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

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朝籍也。微班公自謂

為拾遺也。詩：寘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人也魏志王粲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漢補衡
洋川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叔為元帥
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扈
從謂扈駕
復遠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

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征氛祲滿人世
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
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

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

披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盃

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

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

搏權可取稍碍不是氣象趙曰往吐蕃當

謂京師尚未收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洙曰

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備書久勞苦投筆

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
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怒其

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趙曰此蕃聯羈帳以南君號大小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鶴曰前武威判官當是得

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品彙作杜誦詩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

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

栢蕭瑟九原中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舉賢

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栢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

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鷗鷺

在秋天客禮容踈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

好應任老夫傳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

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摠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

分判省事故
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
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
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鮑曰公時家在郵州有墨制詩往省視八月自鳳

荆還郵州及扈從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

集成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

揔還家尚黑頭人知江今自陳入隋不知其

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妙如心事可知者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趙曰三川郵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揔自揔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

覺有神亦至淺淺者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賈曰西京雜記陸

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徒步歸行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

目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

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干官且飽

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

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

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謂

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殊曰論交一作論

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

櫪馬槽也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

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

數萬眾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

計居產前後賞賜皆

以助軍有宛馬千疋

王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

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羗村乃公趨廊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厓不知何王殿遺構

絕壁下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陰房鬼

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

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

誰是長年者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

聖墓前右溪曰醺醺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

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洙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籟也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籟也敢問籟籟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偁也公詩末

意蓋傷符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

平久者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

壽宮正體備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并畫曾宮憑風迥

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雄二語稱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嶂

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

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

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

墻後得感嘆之九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欠天

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迥

逆怯切岌業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

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

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飛陛

揭嶂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周垣千八

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摠監一人副監一人

承一入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

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

峻宇雖墻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義

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

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年官

書本及鼎以

道本並作狩

土集卷三

三

吳



孤

羗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羗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
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
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歔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字正合反聲。當
時適然千載之淚常
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峰
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
峭崿金石崢嶸
注崢嶸高秀也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

真

真

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遠池邊樹蕭蕭北風
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
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洙曰禾黍一作黍稌
又黍稌魯曰糟牀即
酒醉

直叙
家古

羗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
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
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
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

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

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

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

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

000

定。古今有數之詩，每日月多爭光也。

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

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

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

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

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

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

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

中偏
寫得

景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
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
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
中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
致。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廊時。谷
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
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

漢書

寫得
原由
此詩
一

為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
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固啼。垢膩脚
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圻波濤。
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
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
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梳隨手抹。移時施

上集卷三

三

東

喝款

仁之

得初

本集卷三

三

朱鈞狼籍畫眉闍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噀翻思在賊愁甘受

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此征精神全得一段

盡意他人容態有甚不能自言又蓋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袂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

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

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

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

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

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

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折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

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

上集卷三

四

表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

關數音朔謂每有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山而襲為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宋

謂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希曰邠郊

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

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邠於是作

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

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

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

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

紇或作回鷲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鷲也

冰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

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

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卑竟為害

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干碣石

略定矣定功曰西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狼

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

世事乖者稱狼狽魏泰道輔曰唐詠馬嵬之

言誅揚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詠馬嵬之

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倭幸

上集卷之三

已

月

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亦失事君之禮老
 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蕪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
 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
 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
 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
 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
 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
 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
 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闢之名豈假漢白虎門
 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
 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
 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仿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

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

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

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
 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
 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
 於香積寺之北灑水之東與賊戰斬
 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
 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

上集卷三

四

齊

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與花溪同入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

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

琴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作只待獻香醪先生與觀序本定作準擬。宋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栢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堠中出。緣机登竈。蔣山道士。今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

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帷帶為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沈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尾扇長安近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八水涇渭潼灞潯瀋灑灃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羊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為前軍又嗣業嘗為左右陌刀將花門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爾王故地募勇健者為

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劔吹毛言其利也占云吹毛之劔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三詩皆得風人諷刺之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舊嘗不滿

此語以收京言之尚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

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為下殿走不

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慶彌曰說文除殿陛也洙曰世說樊惑入斗天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

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
 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挂觀甘泉
 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
 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
 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
 之燕燕將俱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
 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
 之廟略蓋謀於上廟之中也夢
 彌曰更平聲與民史始之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
 聖明朝沈痛敦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以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
 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
 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
 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
 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而問之四人各以姓
 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
 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
 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
 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藏
 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鏜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

秦

遠望

薦櫻桃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至情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鄭曰鐘楚馭切平也洙曰詩杖杜勞還役也
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
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
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
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
第甲猶言甲乙之
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

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
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
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
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粟處窄狹容
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
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弼
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
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

深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言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

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言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

原其子
不堪讀

可身
在此

射漢月自高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關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殊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

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冬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王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入所傳，贊曰：周懿王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而巳。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口羈牛，曰：靡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宋曰：前漢西域傳：漢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憂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嫁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宋曰：詩謂子不信，有如皦日，今

本集卷三

三

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弼曰：鄴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撤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撤烈。本一作滅。沒正異作撤，揆宋曰：太行山名。丘希範書：如漢舊邦，無取雜種。寒廬子：鶴曰：廬子關在延州，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門山乃或云：廬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復河洛而不知廬子之可塞，公懼有乘

上集卷三

三

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歧有薛大夫芻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闈胡行速如鬼鶴曰張說

嘗為朔方軍節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連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官軍唐開拓邊境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殊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嶠函之固謂嶠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趙曰

史虔以礪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替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擣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殊曰擣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世擣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

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壽斜羅相出為湖州刺史其論多惜之謂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碎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驍驍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

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

日暮不收鳥啄瘡哀窮悼屈亦誰家且養願

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忠厚則怛

江賦巨石碑研以前却記觀者如堵墻沈曰

碑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

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

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

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膊駟馬俱以龍形印

印印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印醜諸軍及充

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彌曰六印一

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

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

褒聖主得賢臣須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

畫鵲行

顏延年赭白馬賦願
終惠養蔭本枝芳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

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

姿充君眼中物鳥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

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

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

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

擊謂以條拘繫之宋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窠之宜卑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

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大家數縱酒欲

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

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宋曰萱草乃忘憂草今

鄭曰長安志宣政殿此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政殿題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

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

瑄之敗也瑄臨敗尤特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

遺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

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

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

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替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

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

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

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蒿工起鳴舷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

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
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
如人作家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送黃氏歸山回岷嶺卷天流石向國中派望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

世掌絲綸夢弼曰賈至字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

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撰冊既進

藁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

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宮

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管永安宮

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

初改蓬萊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

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

作

借用漢武事言天子之容如珠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

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壯麗自是若非

發此義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顏氏

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

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

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

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

九重豈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綸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

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殿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亦有鳳毛東坡

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何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

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

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

獵獠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

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

弱柳垂青鎖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轉曲名鶯聲
似歌曲故曰轉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
仙掌動香煙欲飭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鸞轉皇州春色闌金鑠

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茗溪胡仔曰老杜早

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
閣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
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夢弼曰長安

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
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
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
閣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

王云氣象
自六殿重
而詞致清
楚風格典
麗乃佳作
耳

後日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
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
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
色雪殘鳩鵲亦多時在可想侍臣緩步歸青
瑣退食從容出每遶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
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羽宮
趙曰漢有鳩鵲翻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
之禁掖也鳩章移切洙曰青瑣謂省門
也以青畫戶邊鏤
紫宸殿退朝口號

紫宸內街
書漏時刻
必待外廷
之報故稱
間

省書中書
為尊故自
紫宸退出
左省必與三
省群僚會
送丞相至
書始散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容富麗晝漏稀聞
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意外宮中每出歸
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稀聞本作聲聞洙曰唐
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
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
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
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遂比天
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
鳴佩多清響文曰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
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
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

上集卷四

四



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
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
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
惟植槐楸鬱鬱然
有巖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書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
柳邊迷濃麗樓雲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
是點破古事無限怨馬欲雞和結語讀之
欸此事君當然之體

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
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
也宋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
晉羊祜皆傳嘉言讜議焚其藁故世莫聞希
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
藁洙曰文選雞登楮而斂翼師曰詩雞棲于
時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
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此巨且碑樹三篆篆春深尚有積雪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鷺青春深老健有情此非
旌旗日暖宮殿

風微兩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衣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雙南金

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皆長十

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

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雲洙曰腐

儒字見漢書通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衣

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為拾遺故用

補衮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

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

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

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風極

動二動字相

近星動較奇

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夢弼曰漢

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具類可以為馬飾

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

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

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德及珂師曰

極整
流動
一子
五子

送賈閣老出汝州鮑曰賈至為中書

舍人出守汝州按

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是送艱難歸故里

去住損春心無味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

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

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

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

州山也朱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

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注相

滄溟

冠冕通南極體文章落上台語壯詔從三殿

去碑到百蠻柔優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驛程旅館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愛之望

又喜又悲願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

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

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向亦

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

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

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

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

蓬萊拾翠紫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

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

服虔注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無未由極有清景鷓鴣滿晴沙起隊自

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

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

豈傷青門學種瓜切鷓鴣苦奚切鷓取力切正

作身那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

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

也丈人謂鄭八文也才力本故作文力卜園刊

曲江二首唐人傷春語佳者極多皆當此面

一片花飛減却春鍾情風飄萬點正愁人且

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小縱繩墨

律詩不甚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麟警策之至可以動已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

浮名絆此身趙曰富貴之家家前有石麒麟

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

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折

余曰絳音半馬繫也

堂無人故
鳥巢塚也
主故殿卧
翡翠麒麟
相對

石麟

真寧有情趣近於工矣

風光與人
生共流轉
不息今春
已暮相賞
六新時而
故傳語欲
其不相違
也蓋留春
之辭

宮殿深香
其氣真迷
而花落鳥
飛物態自
若

朝回日日典春衣木集卷四 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
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
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
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
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
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
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
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
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
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
馬少少用之春言相與賞翫莫相違矣此得非語
公蓋用之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
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
有縮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
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
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
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
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 水精春殿轉霏微 桃花細
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肆 縱飲久

上集卷四

仁

滄洲本遠
自為夫者
觀之則益
遠矣辭官
不早蓋寧
於薄宦之
故是以悲
傷之

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

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一作宮殿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

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

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

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

徐師川說一上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

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

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
雨燕支落水符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

深謾二字
無謂

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

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

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

為龍武鶴曰如舊法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

案志至德三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

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

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

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

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

書門下奏云中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

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

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
傷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樂
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

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題注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
 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
 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
 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
 淹留喜結仁里懽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
 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

多值
子
喜
之
意

初筵色已畏空樽愁寫得未知天下士至性

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

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

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

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

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閑處復庶用慰沉

浮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

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字濶夢弼曰出

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
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
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
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涿曰晉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
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則致之罪以
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注鳳
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
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
三千六百軸
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
餞相就取別鶴
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
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司稽本隋

王云刻
峭峻厲
憂心傑
氣

置唐
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寤集常時往還人記
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
開頗覺聰明入便便承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
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若人可數慰
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
不黔庶羞以調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米泱莽

上集卷四

七

沈

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

鶻聞呼向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鶴曰按詩六尊師玄都觀

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

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

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

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

杜公長歌
此篇家為
平安清勝

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

下丈人中履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

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邵伯温聞見錄云

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

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

館晨有僧來謂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辭東坡

志林故入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

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

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

道人論琴基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

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己，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地在長安

二首絕好

鶴曰：鄭駙馬即替曜韋曲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淶樽須盡日，白髮

好禁春。反覆有味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

占叢竹，頭戴小烏巾。鄭曰：淶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

憂來命淶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

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

終字豈字誰能字皆用處字幹旋法自言平日在市朝間曾與所成坐老歲月故當悲幸曲之勝至不

欲與公子蓮
晨俱還
此乃為左
拾遺時詩
殆不得行
其志為然
耳

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謂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

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克近侍當是薦後除

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

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

句獨贈白頭翁住一作往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

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稱使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闕故云住日東華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

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

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

上集卷四

乾
旋

皆泣維聞甚悲作詩
以詩聞行在肅宗
名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
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林中允二人
掌侍從贊相
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

得陳琳陳琳猶有一病緣明玉三年獨此心

大家數時時有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趙

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

餘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眾奔江陵梁

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祿

山之脅受偽命肅宗憐之釋其死下遷中允

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

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

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

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

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後不及為賊所

得維服藥取病為稱瘴病今日一病者正言

維也師古注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

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言維戴

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喻其不改

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
其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
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

上集卷四

七

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

圖樣志諸篇末鶴曰江寧郡唐為昇

夢彌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晉時有

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

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

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

棺寺初置僧眾設齋請朝賢注疏顧

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

一壁遂開戶往來月餘盡維摩一軀

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

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

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光照

一寺施者填壹俄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堂不成語聖朝新

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

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

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賽城隍俗

此若非別注樂看盡曾飢渴追蹤恨森茫虎

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禁家榮到此堂鄭曰

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溧曰雞人宮中司

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

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趨庭曙山

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彌曰張

興情至則
不待工諸言
而語言自
無不工此類
妙律詩是也

彦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
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
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莫
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
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
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
粟如來。賽城隍本作
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
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碁局動隨幽澗
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

昏昏只醉眠

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
紗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
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
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
道服也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傷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
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
狂催我走
即今千種恨惟

悲恨他離
之詩更無
出此老之
右矣

共水東流

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
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

上集卷之

七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

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

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

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言他鄉

之勝而故鄉之亂可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云汝書

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傷我

林謂妻去室也夢弼曰晉陸機有駢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弼曰按唐書西人父岑睿為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丹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信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西人父岑睿為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丹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信

信

信

信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
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
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
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
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
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
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

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

爛漫

是爛漫似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

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情轉劇每愁悔吝
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
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
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
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裛斜漢水饒巨石無令
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
渥於角切注於瓜切水

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注水中趙曰左傳冉豎
 曰有君子白哲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
 宗文宗武也鶴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免陷
 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萬
 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
 五色綵衣臥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
 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宋曰詩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太夫
 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
 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晁曰
 詔詰出語為詰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
 凡掌制詰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
 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前宋曰
 易繫辭吉凶悔吝各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
 咎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

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
 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
 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川但使
 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酒蓋篇中大
 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鴈公自喻時燕
 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
 夔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餘里鄭子真耕
 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
 遮切鶴曰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
 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
 漢水洙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偏側行公自注贈畢曜彥輔曰一云
 字出西京賦駢闐偏仄夢弼曰畢曜
 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

土集卷四

七

何

此方是杜
老之能人
之所不能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
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
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
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
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
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
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

交上林賦偏側
沁齋注相迫也

詞多情悲

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
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
足無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

二字夢弼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
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
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
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
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弼
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
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
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

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各貶台州司戶

謂之傷悼之作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藻酒酣懶舞誰相

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

岸北結愁亭舞相拽蓋實事恨賈生對鵬傷

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

王云此當是題在京之居故詳其請居之地而及其被謫之由結句乃其所居

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此語深悲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書蠶宋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

之感也不然結句真哭之語矣註云傷悼之作不然矣蓋其全篇皆是其人尚在此辭也

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

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

節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氐北海上武杖漢

劫而不附賊也下園曰也需新國用輕刑也

音夜洙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夢弼曰漢禰衡有才辨而氣尚剛

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

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

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衡

七集卷四

三

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處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苦心怨調使人淒然終鮮之痛惜於春令死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朱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門見

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與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荆歡同株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久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决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朱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

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
羅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棻有子李嶠
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
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義鶻行

奇事奇篇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
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
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燭斯
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振孤影嗷嗷來
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鰲坵老拳此奇事適使
子美聞之

此杜公之
能人回不能
而亦不能
也

道
許大
出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
已皆窳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
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炯然功
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滄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
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趙曰
家語曰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
揆練結
切拗揆也數古弔切深聲也吟詩交切時可
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
貴乃召陽與酣譴引陽臂笑曰孤往日獸卿

上集卷四

七

五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真外巨穎，拆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宋曰：鷲擊鳥，鷹鷂類也。詩兄弟急難，鶴曰：滴木在長安杜陵，滴以律切。宋曰：蘭相如怒髮衝冠。

李鄆縣丈人胡馬行

鄆曰鄆縣屬長安鄆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驄，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驄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自傷所乘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脚

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

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余曰秦欲伐蜀

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鬣。

言馬曾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謹嚴而喜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端午被恩榮細

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

來清意內稱長短賜衣孰非如此別是看得

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給細葛

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

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

結語之妙唐人絕無

酬孟雲卿夢弼曰袁劉甘澤譚陶淵

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

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

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

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

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

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公自為

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

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袞袞告別

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

務揮淚各西東趙曰袞袞相繼之意字出晉

張芳云忽忽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

鳳翔乾元自從左拾遺移華州椽與

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園曰

長安西域有門三中日金光門公去

長安日陷賊中繼竄歸鳳翔謂肅宗

行在拜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為華

州同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椽

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使君

進滅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冬以事

之東都以來所作

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

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

老駟馬望千門趙曰公昔由此道而歸鳳翔

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

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

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官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

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

情錄
言列

上集卷四

賦

列

燕。花底山峰遠。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

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岳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也。

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齊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舍耳。

望嶽在鶴曰：西岳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奇安得

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

白帝問真源。夢弼曰：峻力膺切。曾才登切。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

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天，窺牖。趙叟曰：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殊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梁昭明太子詩：降

道訪真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對食暫食

上集卷四

七

宗

還不能每愁夜半自是蠅况乃秋後轉多蠅

本屬無稽筆縱至此東帶發狂欲大味海書何急來相

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趙曰

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食螭者螫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

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蝎許竭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蝎沫曰薄書期會字

見漢書(夢)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

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

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全篇不佳舊評无可笑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

暮雲端凡詩未嘗無所託河漢不改色關山

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却如何欲比

此結句(夢)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

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

國所蔽也(媿)泰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

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即)

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

西節度李嗣業也通監是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靈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

戰用意始如神

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

踈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著直略切十力乃抵孫武子句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

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肅亦不足道

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

七集卷四

三

吳

豈不用意終非佳篇

滄溟選

用極嘉事
而反之二句
相呼應與其
吹而還不着
未吹而正

十
里
用
意
用
事
皆
入
身
及
上
皆
入
身
不
及
以

老去悲秋強自寬與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干澗
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子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
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
妙。宋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卿
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
自寬者也宋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
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朝之
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
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
峰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
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
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
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
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
須曾中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
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
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
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
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
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
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
冠將一事番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
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番盡古人公案最為
妙法藍水遠從干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

七集卷五

五

名真
弟力
足
降人

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從軍破陣詩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

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漸覺渾成天趣

是言每體亦盤剝白鷗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

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因草

維本是藹然情語少放若弔古耳夢彌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谷有翠微寺谷口

律帶
古多
子多
之

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署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

莫情踈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

百不寄一行書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

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五詩皆在綴晉以石見書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

淒更碧比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

客九月猶締綌洙曰左太冲詩南隣擊鍾磬比里吹笙竽葛之細曰締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驛弓金瓜鏑白馬

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狼門戶有旌節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

寐夢彌曰詩駢人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鏑丁歷切矢鋒也金瓜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瓜然蹴子六切蹋也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

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

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

自煎也桂可曰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

江
以
此
名
也

太真率
無諷刺
之音

傳甚哀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嗟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龔生竟天其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
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
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
云贈蹬至此至忠亦贈蹬者邪故杜子美亦
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

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

斯足以勸元惡洙曰曹操縛呂布布曰縛太

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立
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古樂府
之妙者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太總麻

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

去亦得歸山岡曠然世外之見沈著病快夢

殺格以韋席裹其身而築粟
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遺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

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

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洙曰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
騷舉吹我入雲中高海上無極天路安可窮
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遺興詩皆有魏人風格以其不造一種苦硬語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
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
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
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
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感非朱顏

是結

意愈寬意愈痛夢彌曰烟塵阻長河屯兵
鞏洛也樹羽旌旄也漢志成臯屬洛陽

貽阮隱居

助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
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
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
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
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曹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惟為
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

王云首尾
穩重而意
致委曲愈
諷愈得

阮昉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

人二首一作奉寄兩院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如第四句從容陪語

父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

愁隨一線長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遙羽鵷鷺洙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椽移

走參謂郡將也正想氤氳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烟也補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後之遽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後日畧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一作認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

北集卷四

七

崔

法字以孔雀為扇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

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

寒雲白滿山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

衛志朝日殿上設黼辰躡席熏爐香案御史

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

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

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雋

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

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按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

唐志湖城縣屬魏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叟曰公昔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年不相見湖城城

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非劉顥為地

主嬾廻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

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文練天

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

此集卷四

長

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

庭樹雞鳴淚如綫通曰左傳地王致餽淮南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

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趙曰

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惠連春生鳩鵲句法

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洛陽乃東

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

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

閩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

志閩鄉縣屬陝州慶關在其邑閩音

舍經閩鄉湖城公曰南邁也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

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鮫人

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

已剝紫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綠

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新

懽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

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

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

為今相憶。情致婉然。漫叟詩話：子美詩：姜

侯設贈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

憤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年少山谷

謂腹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

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

內饗外饗，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

居如魚，善織綃，剝都唾切，斫到也。紫平聲。又

即委切。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則九溪，積

尾丹腮，紫翼青鬢，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說者謂冬時陽

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

燕人膾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

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

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

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師

曰：真顏色，謂非偽也。

王云短
篇亦好

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

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

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

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

鄆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建宗叔復兩

京，止各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

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
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質白善
容止神采巖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
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

外綰

公自注甫赴華州日許寄負外
綰字公權華州華陰

人建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
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負外郎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

斲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

杖扶汝醉初醒率然語不可俗。夢弼曰本
草茯苓二月採斲株玉切以

錐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菟絲之
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

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草茯苓

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